

桂苑

刊头书法 吉卫平

一记沉闷的锤击过后,厨房吸顶灯熄灭了!“嘭嘭”的敲击声,电钻的破墙声,持续3星期了。一家装修,全楼震动,谁让我住高层的?再说谁家没装修?

我站上椅子,拆下灯罩,灯座长方形,触摸一下,灯又亮了。厨房灯,开开开关,何其频繁?如此攀爬,怎受得了?

且,厨房这盏灯,不是换个灯泡的事,得测线路,查灯基。我哪懂电工?大楼刚换了物业,不知有无电工?此前物业,没有水电维修,卫生间水箱坏了,一个大个子来看了,让我另找人修。

心想试试看,缴物业费时,问物业经理,可有电工?经理指指旁边:你找张师傅。缴完物业费,与师傅上楼,搨梯子时,我说我来搨,他说他来搨。

一盏灯

□ 钱水根

在电梯里,借说话,打量他,不高的个,瘦削的身,黝黑的脸,一副风餐露宿样。我说,小区物业不好做,众口难调。他说,自己电工出身,退休后做物业,习惯了。

撑开梯子,我扶梯,师傅爬升3格,打开灯罩,测试电流,让我开灯,“外婆的鞋样,老样子”,开关三次才亮。师傅说,接触不好。建议换灯。又说,这种灯型淘汰了,市场没这种灯了。我想不换底盘、灯罩,就委托师傅配灯。

两天后,师傅搨着梯子,再次上门,灯配来了。他上梯,换灯;我扶梯,关灯。想到这灯在

家5年多了,天天陪着,家里那么多灯,数这盏灯使用频次最高,白天黑夜,每天不知开关多少次,现在要拆除了,离我们而去了,心里五味杂陈,很不是滋味。

师傅剪断联接,旋下螺丝,拆下灯座,装上新灯,一气呵成。新灯环形状,四周似珍珠小灯。师傅让我开灯,厨房一片光明。

乘师傅上门,我请他看看卧室与厨卫的过道灯。这灯多年不亮了,因无碍房间照明,一直没换。师傅拆下灯罩,看了灯型,说要不换个与厨房一样的?我说,行!他说,明天再来,梯子不搬回去了。

次日9时许,师傅就来了,一番操作过后,过道又亮起了灯光。事毕,我说,熟悉师傅了,

望你们常驻。

时值年末,气温低得很,阴雨不断,似夹着雪,寒气阵阵袭来。很快3天过去了,第4天,又是雨天,中午时分,想蒸些包子,进厨房开灯,灯不亮,开关3次,才亮起。我大吃一惊,按3次,灯才亮,又重现了。又是接触不好吗?可这是新灯呀,才装了3天。师傅说,至少5年没问题。我又试了一次,还是老样子。我厥倒了。

当天事了后,已是下午3时,我又到物业办公室,拉起师傅上楼。师傅试了开关,站上椅子,拆下灯罩,让我开灯,他测电流极向,电工笔不亮。下梯开过道灯,通亮得很。说厨房开关有问题。看了开关,说这种开关淘汰了。市场早没有了。想想也是,家里一应灯饰、照明,都是25年前的款式。1/4世纪过去了,世界变化多大呀。师傅说,他网搜,如有相似类型,替我网购。我托付他了。

托付事了,我又想起老灯,对师傅说,这样看来,那盏老灯是否也没坏?师傅笑笑,没回答我。

师傅走后,我自责不已,开关3次灯才亮,是我说的;换灯,是我点头的。但师傅你是专业人员,你得自己“诊断”,望闻问切,对症下药,否则易被误导。现在,好端端的一盏灯,永远离我们而去了。老灯,你是无辜的!

我是峭壁

□ 大舒舒

我睡在梯架上
任所有的雾霾和酒一起把我埋葬

你们是大海和苍穹
或者还可能是风和云朵
我就是峭壁
我更是那天晴后的屋檐

虽然谁都知道
还会有悬崖边的马
和一年四季想下就下的雨



■ 云海(摄影)

计小江

上海闲话火起来

□ 金洪远

一部沪语版《繁花》电视剧带热了上海闲话,可能王家卫导演也不曾料到,就连我居住的大楼电梯里平时一口国语打招呼的小孩子,也操起了上海话,虽然夹杂“沪普”,但此情此景在昭示,上海话热起来了。

曾有人调侃:如今在上海,想找几个会说英格利希的中小学生很容易,但找能说几句比较地道上海“闲话”的小孩却往往是踏破铁鞋无觅处,属于稀缺资源。

上个周末,我参加一次学校与家长的沟通会。会上老师说得是普通话,家长回应是普通话,因为我用的是沪语,被老师表扬是“一枝独秀”。其实这也不是秘密,多年来社会提倡的是普通话,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,耳濡目染的都是普通话,孩子是一张白纸,当然有样学样;家中周遭和同学、老师及家长都是用普通话交流,在这样的语境里,你要力挽狂澜反潮流,扳龙头,那就勉为其难了。就以笔者来说,多次教孙女学点上海闲话,几个回合下来,被小囡的普通话带了节奏,乍一听,还以为是生活在北方的某个县城里。有人曾调侃沪上某电视频道

为东北卫视,话是尖刻了些,但话糙理不糙。说上海“闲话”的文化的传承从娃娃抓起,看来没有一点虚头。

从社交环境来看,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的上海,全国各地的人士来上海,也普遍采用普通话作为交流工具,但个性鲜明的地方口语,是源远流长的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也是构成博大精深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。全国每个地方都要保护好方言,更何况我们上海国际大都市?很难想象,如果一座城市没了属于自己的方言,就像是少了血肉和灵魂的空壳架,长此下去,沪语传承断层的危机让人担忧。正如《繁花》原著作者金宇澄所言,“方言是一种味道,最能代表地域的一种滋味。”沪语版《繁花》正是把藏起来的“乡音乡愁”重新搬回了台前,让人精神为之一振而叫好。

为了不导致上海方言消失,笔者建议,有关教育部门要引起重视,从娃娃抓起,千方百计挤出时间加强上海方言对孩子的教育和引导;作为上海电视台地方新闻和海派电视剧,应该恢复讲沪语;公交车和地铁也应视情推出沪语版“报站名”;作为父母和长辈更应率先示范,营造上海闲话浓郁的氛围。

感谢沪语版《繁花》电视剧带热了上海话,更期盼上海话火起来。

2018年10月8日《徐汇报》刊载了我的一篇小文,将原标题“上海话,普通话”改为“学说上海话”,我想并不是自己“脑子煞清”,而是那个时候编辑部就已经提出了推广上海话的重要性,五年后我想再说说“学说上海话”。

母亲是上海人,教会了我们五个孩子说上海话,但我们全家生活在福建的部队,同住军营的奶奶不会说普通话,她是常熟人,和上海应属于一个语系,因此上海话只限于在家里说。母亲爱说上海话,她爱她的家乡,每每进得家门说上海话,出门开“国语”,即说普通话。也不知道为甚,来自五湖四海的兵们都不太待见上海兵,况且部队规定说普通话,但凡上海兵遇到上海兵,开“国语”就觉得“老怪额”,轻轻地“糯哒哒”地说着上海话,那种能够在异乡说家乡话的“惬意”只有“阿拉”意会。

后来我在部队遇到了一个上海兵,阿拉避开他人糯哒哒地说着上海话,他的上海话“滴滴呱”,我的沪语则比较“大兴”,几次“嘎三胡”之后,缘定终生。

回上海到医院工作,单位里80%的同事又是来自五湖四海,就诊的全

国各地都有,通行普通话。和正宗的上海同事相比,我的上海话“洋泾浜”,危机感来自去商店购物,如果用上海话就不会遭冷眼,否则转身背后会有那么一句上海话:“巴喇结棍!”

上海话说得比较“溜”的时候我的普通话又出了毛病。“这个字读错啦!外婆您怎么‘平翘舌’音分不清……”指导我的是嫡亲外孙女囡囡,她的普通话真说得比我好。回听祖孙一起录制的朗读作品,囡囡标准的普通话“字正腔圆”。

说来也怪,从小在上海长大的囡囡几乎不会说上海话,女儿女婿来家我们用上海话“嘎三胡”,没法插话的囡囡发急:“你们说什么?我听不懂!”这时,轮到当老师啦:“囡囡为啥勿讲上海闲话?阿婆教依好伐?”“老师又没有要我们说上海话,我们在学校要求说普通话。”囡囡的理由。

对咯,从幼儿园、小学再到初中、高中,校园内流行普通话,在这样的语境中,即便学了几句上海话,也无“用武之地”呀!我多么希望学校能够设立“沪语选修课”,多么希望有那么一天,老师要求囡囡们在说标准普通话的同时会说各自的“家乡话”。

再说「学说上海话」

□ 顾海鹰